

南
北
朝
雜
記

劉
敞
著

中
華
書
局

南北朝雜記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南北朝雜記

宋 新喻劉 敞原父著

庾詵

齊新野庾詵少孤以讀書自業元象算數皆所妙絕武獻公蕭穎胄疾篤謂詵曰推某歷數當無寧否答曰鎮星在襄陽荊州自少福明府歸終于亂代齊名伊霍足貴子孫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昏主狂虐人思堯舜恨不見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獻歎而終果如其言穎胄赤斧之子

張暢

宋張暢常奉持觀音南譙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鐐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白釋之

蕭獻明

齊松滋令蘭陵蕭獻明母患病積年獻明晝夜祈禱時寒凍獻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叩血成冰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獻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卽愈

解叔謙

齊雁門解叔謙徵爲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了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

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遙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愴然。以藤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疾便愈。宗元卿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爲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

匡昕

齊廬陵匡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孝感致也。

曾康祖

齊扶風曾康祖。母患乳癰。諸醫不能療。康祖乃跪以兩手捧乳。大悲泣。母癰卽愈。

斛斯豐樂

北齊高祖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武衛斛斯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上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

齊明帝

齊明帝嘗飲食。捉竹筴。謂衛尉應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筴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惡。往誥流言。象筴象腴。先哲唾賊。今容情冲素。還風反古。太平之跡。唯竹筴而已。

甄彬

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束苧于荊州長沙西庫賣錢。後贖苧於東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還西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質錢，時忽遽不記錄，檀越乃能見歸，恐古今未之有也。」輒以金之半仰酬，往復十餘，堅然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負薪豈拾遺金也。」彬後爲郢令，將行，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誠以廉慎，至于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誠也。」

高允

後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韜之子。早有奇度，博通經史。神嘉中，與范陽盧元、趙郡李靈、博陵崔鑒等，以賢俊之胄，同被詔徵，拜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崔浩同撰書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見原有性清儉，雖累居顯貴，而志同貧賤。高宗幸其宅，惟草廬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之粟帛。

長孫道生

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代人心忠謹儉素，雖爲三公，而居處卑陋。出鎮之後，子頗加修葺，及還，歎曰：「吾爲宰相，無以報國，負乘是懼。」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爲，今疆寇尙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乎？乃令毀之，時人比之晏嬰焉。

李崇

北齊頓丘李崇，陳留公誕之子。高祖時爲兗州刺史，兗州比多刼盜，崇乃郛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鼙鼓亂擊，四面諸郛始聞者，鼙鼓一通，次聞者復鼙以爲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時，除揚州刺史，崇明察審奸，奸邪憚之，號曰臥虎。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之曰：卿州復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上稱善，後除梁州刺史。

張融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郎中緯之孫，融神明俊爽，機辯如流。嘗謁太祖于太極西堂，彌時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融爲中書郎，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融善草隸，太祖嘗語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庾杲之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諡？莫有對者。王儉因目庾杲之對，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之所度量？時人稱其辯答。

王儉

齊王儉字仲寶，金紫僧綽之子。侍中曇首之孫，少孤，幼有珪璋器。四五歲，與凡童有異，常爲五言詩曰：稷

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己媿前哲。敘衽歸山丘。故論者以宰相許之。後爲吏部尚書。有客姓譚。詣儉。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之。帝常幸樂遊。宴羣臣奏樂。帝曰。好音樂。孰與朕同。對曰。沐浴皇風。竝沾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儉嘗集才學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麗事自此始也。諸客皆窮。惟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花簾。白團扇。憲坐簾執扇。意氣自得。秣陵令王攜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復華麗。攜乃命左右抽簾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負之而趨。

周駟

汝南周駟。隱居鍾山。長齋蔬食。王儉謂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駟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駟歷中書侍郎。

王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問弁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彼所獻。乃驚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知。且將信誓。有時而爽。而駟駟牧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虛爲之名。當是不習水土。融曰。周穆馬跡徧周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卿何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國旣名其優劣。聊以相訪。若于千里必至。聖主將駕之鼓車。弁不能答。

李膺

梁李膺有才辨。武帝謂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時李膺。答曰。臣以爲勝。昔時李膺。仕桓靈之朝。今之李膺。

奉唐虞之主，衆皆悅服。

商鏐

東郡商鏐，名子爲外臣，外臣任爲廷尉評，鏐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爲令其入仕？鏐答曰：外臣生于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上大悅。

蕭琛

武帝嘗以棗擲蘭陵蕭琛，琛仍取栗擲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栗于陛下。琛嘗于御座飲酒，于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衆皆失色，恐無以酬。琛徐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伏受酒，琛歷尚書左丞。

崔光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崔光名子曰勵，勸勉。高祖謂光曰：我兒名旁皆有心，卿兒名旁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悅。

陳元康

北齊河陽陳元康，刀筆吏也，善暗書，嘗雪夜，太祖命作軍書，頃爾數十紙，筆不暇凍，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信任焉。故時人謂之語曰：三崔兩張，不如一陳元康。三崔，遜、季、舒昂也，兩張，德微、纂也。

李諧

北齊頓丘李諧。彭城王嶷之孫。吏部尚書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辨。爲黃門侍郎。除名。作述身賦。其略曰。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而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于是得喪同遣。志懷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西浮之跡。何異東都之心。除散騎常侍。爲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問曰。今猶可暖。北閒當少寒于此。諧答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鄰下。豈是測景之地。諧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旣稱盛美。何事遷鄴。諧曰。不常厥邑。于茲五遷。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怪。胥曰。般人毀厄。故遷相圯。耿貴朝何爲而遷。諧曰。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候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氣。肇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于入洛。胥默而無答。江南士子。莫不嗟服。事畢。江浦賦詩曰。帝獻二儀合。王華千里清。邊笳城上響。寒月浦中明。

盧愷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客師曰。肉爲酥。水爲漿。穹廬爲帳。氈爲牆。愷中書監子剛之子也。

盧思道

武陽太守盧思道。常曉醉。於省門見從姪賁。賁曰。阿父何處飲來。凌晨嵬義。思道曰。長安酒二百。價不嵬義。何嵬義。賁。燕郡公景仁之子。中書侍郎景裕之猶子。位歷太常卿。

王元景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

陽玠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察友推其機辯。嘗謂玠曰。君陽有玠。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菹。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而太倉令張策者。在雲龍門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蘭陵蕭詠。爽俊有才辯。嘗謂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驢兜于崇山。江南豈是勝地。錄尚書晉昌王唐邕問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寶物。定州人以綾綺爲寶。徐州人以魚鹽爲寶。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爲寶。答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寶也。邕有愧色。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游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弩目。菩薩何爲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弩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慙然不能對。

陸琇

後魏東平王陸侯。代人也。聰悟有才略。子馥。有父風。高崇文見而賞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知過其軀。

此逾于父矣。爲相州刺史。遷太僕。馥子琇。年九歲。馥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闔力。何患童穉。馥奇之。立爲嫡。

蕭遙欣

南齊曲江公蕭遙欣。少有神采幹局。爲童子時。有一小兒左右彈飛鳥。未嘗不應弦而下。遙欣謂之曰。凡戲多端。何忽彈此鳥。自雲中翔。何關人事。小兒感之。終身不復從彈。爾時年十一。士庶多競此戲。遙欣一說。旬月播之遠近。聞者不復爲之。

謝莊

宋謝莊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黃門思之孫。美儀容。善談論。工書屬文。好言元理。少爲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生美玉。豈虛也哉。莊代顏峻爲吏部尙書。峻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溫美。人有喧訴。常歡笑答之。故時人語曰。顏吏部瞋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人官。莊遷中書令。侍中諡曰憲。莊家世無年五十者。莊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朏。淪竝知名。

楊大眼

後魏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尙書不見知。爲尙書出一技。便以細長三丈。繫髻而走。細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爲軍主。稍遷輔國將軍。王肅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開君之名。以爲眼如車。

輪。今見乃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當代推其驍果。以爲關張。不過也。

謝朓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沈約

梁奉朝請吳均。有才器。常爲劍騎詩云。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高祖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均默然無答。均又爲詩曰。秋風瀧白水。雁足印黃沙。沈隱侯約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卽已印訖。

王勃

唐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點竄。人謂之腹囊。

高昂

北齊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彩殊異。其父次同。爲求嚴師訓。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東魏末。齊神武起義。昂傾意附之。因成霸業。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爲詩。雅有情致。時人稱焉。常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難曰。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澄河橋北。迴首絕望。

便蕭條。悲來雪涕還自抑。又有征行詩曰。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頃之。其弟季式爲齊州刺史。赦曹發驛。以勸酒。乃贈詩曰。憐君憶君停欲死。天上人間無可比。走馬海邊射游鹿。偏坐石上彈鳴雉。昔時方伯顧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餘篇甚多。此不復載。

劉獻之

後魏劉獻之。少好學。尤精詩傳。泛觀子史。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少也。又謂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時人有從之學者。獻之曰。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踴躍從師。止可傳聞強識。不過爲士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吾丘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嗚呼。先達之人。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慕之。歎曰。吾不如莊周樽散遠矣。因以疾辭。

盧景裕

范陽盧景裕。太常靜之子。司空同之猶子。少好簡默。馳騁經史。守道恭素。不以榮利居心。時號居士焉。初頭生一叢白毛。數之四十九莖。故偏好老易。爲注解。至四十九而卒。小字白頭。性端謹。雖在暗室。必矜莊自持。盛夏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對。有若嚴賓。歷位中書侍郎。

沈約

梁琅瑯王筠，幼而清穎，文采逸豔，爲沈約所賞。及沈爲尚書令，筠爲郎，謂筠曰：「僕昔與王謝諸賢爲文會之賞，自零落以來，朽疾相繼，平生翫好，殆欲都絕，而一文一詠，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復遇盛德。昔伯喈見王仲宣歎曰：『此王公之孫，吾家書籍尚存，必當相與。』僕雖不敏，請慕斯言。每商榷書史，評閱篇章，畢夜蘭景，以爲得志之賞。」筠歷位司徒左長史，度支尚書。

孔稚圭

齊會稽孔稚圭，光祿靈產之子，侍中道隆之孫，張融之內弟。稚圭富學，與陸慧曉、謝淪爲君子之交。圭不樂世務，宅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歷位太子詹事，贈光祿大夫。

李元誠

北齊趙郡李元誠，鉅鹿貞公恢之孫，鉅鹿簡公口之曾孫。性放誕，不好世務，以飲酒爲務。爲太常卿，太祖欲以爲僕射，而疑其多酒。子騷諫之，元誠曰：「我言作僕射，不如飲酒樂耳。愛僕射宜勿飲酒，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及孫騰嘗詣元誠，其庭宇蕭曠，環堵積圯，在樹下以被自擁，獨對一壺，陶然樂矣。因見其妻衣不曳地，撤所坐布褥，質酒肉以盡歡意焉。」二公嗟歎，各置餉饋，受之而不辭。散之親故，元誠一名元忠，拜儀同領衛尉，封晉陽公，卒贈司徒，諡曰文宣。

陶宏景

丹陽陶宏景。幼而慧。博通經史。親葛洪神仙傳。便有志于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爲遠。初爲宜都王侍讀。後遷奉朝請。永平中。謝職隱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華陽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時號茅山。由是自稱華陽隱居人。閒書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元晏。稚川之抱朴也。雅愛林泉。尤好著述。縉紳士庶。稟道服膺。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先生嘗曰。我讀外書。未滿萬卷。以內書兼之。乃當小出耳。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賦詩以答之。詞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

王僧虔

琅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詞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虔歷左僕射。尚書令。謚簡穆公。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設寶物。恣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歲。其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約與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云。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

蕭特

海鹽令蘭陵蕭特。善草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如逸少。蕭特之跡。遂過其父。

徐文伯

宋徐文伯嘗與宋少帝出樂遊苑門。逢婦人有娠。帝亦善診候。診之曰。是女也。問文伯。文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邊青黑色。形小于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惻然曰。臣請針之。必落。便針足太陰。補手陽明。胎應針而落。果効如言。文伯有學行。不屈公卿。不以醫自業。爲張融所善。歷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好黃老。隱于秦望山。有道士過。乞飲。留一胡蘆子曰。君子孫宜以此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視之。乃扁鵲經一卷。因精學之。遂名振海內。仕至濮陽太守。子秋夫爲射陽令。嘗有鬼呻吟。聲甚淒苦。秋夫問曰。汝是鬼也。何所須。鬼曰。我姓斛斯。家在東陽。患腰痛而死。雖爲鬼。疼痛猶不可忍。聞君善術。願見救濟。秋夫曰。汝是鬼。無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縛芻作人。按孔定針之。秋夫如其言。爲針四處。又針肩臑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爲設祭。除飢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

又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卽氣絕。衆醫以爲肉癥。徐文伯視之曰。此髮癥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稍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卽愈。

羊元保

宋文帝善奕碁。嘗與太平羊元保碁。元保戲賭得宣城太守。當救除。以爲虛受。

孫伯翳

齊太原孫伯翳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爲莫逆之交。王范旣相二

朝欲以吏職相處。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宜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役？若此，嵇康所以不堪，予亦未能也。

湘東王釋

梁湘東王釋博覽羣書，才辨冠世，不好聲色，愛重名賢，與河東裴子野、蘭陵蕭子雲爲布衣之交。

張融

宋張融嘗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下，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太祖嘗面許融爲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太祖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卽除司徒長史，融與弟寶積俱謁太祖，融于御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盤，上大笑。

何承天

宋東海何承天，徐廣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邁，諸佐郎竝名家少年，潁川荀伯子嘲之，嘗呼爲姝母，承天曰：卿當知鳳凰將九子，姝母何言耶？

劉繪

齊劉繪爲南康郡，郡人郗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某何闕而居闕里。